

## 晚潮专栏



陈骥

你写,我来发

## 《西湖新志》的铅印之美

□潘城 浙江农林大学

清末大藏书家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写道,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之际,一心脱亚入欧,废弃汉学,家家户户大量的藏书几乎都论斤卖。他当然就大量购回善本秘籍,成为中国文化从日本回流的一个渊源。杨守敬之后不久,富可敌国的盛宣怀到日本时已经觉得无书可淘。

如此一百多年下来,当今的日本,旧书虽多,但称得上线装古籍的只怕不到十分之一,而这些古籍中十之八九又都是古日文版,剩下能让中国人读懂的这一小部分里又有十之八九是“和本”,真正的“唐本”即中国古籍,称万里挑一犹嫌不够。直到十年前,李小龙博士在日本发现了尚未被开垦的“和本”处女地,精耕细搜一番,负笈而归,并写下《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所谓和本,就是古代日本对中国古籍的翻刻,这些和本纸质好、印刷精,唯一的不足是在汉字边上加了一些假名的注音,令中国藏书者总觉看上去不太清爽。

现在轮到区区在下,能在异国他乡有缘见到吾国吾乡的古纸实在难能可贵,不至于热泪盈眶,但肯定要心跳加速。谈古籍须是木刻本,或是手抄本,那是常识,可我在神保町较早发现的一套《西湖新志》却是铅印本。论档次,民国铅印本在古籍的行列中若比之于《红楼梦》中的裙钗,别说是“小姐”命,估计连“又副册”都排不上。然而,即便是“再副册”(四副册)中也有芳官之类的绝色。

我在遇到此书之前,恰好在横滨市博物馆看了一个关于日本近代铅活字印刷的特展。认知决定收藏,认知水平达不到时,很多东西往往视而不见。就像柳宗悦(编辑注: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在一百年前就把民艺推向审美的前台,而我们现在还在追“全品相官窑”。

这部书每一册的首页在上下处各印一方“泂泽藏书”印,虽然不清楚这位日本人的情况,但从印章细朱文的篆刻水平上可以看出藏书者并非范范之辈。内页的天头开阔,宋体大字黑白分明,珠玑磊落。活字铅印恰恰也扣住了《西湖新志》这个新,很有民国的风味。

书的内容作为久居杭州的学人绝不会陌生,因为各种关于杭州的文章书籍往往大量引用此书,里面的许多内容于我都是耳熟能详。然而作为古籍本身,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庐山真面目。

此书一部四册,初版于民国十年(1921),内容分山水、堤桥、寺观、祠宇、园墅、冢墓、人物、方外、物产、志余等十个志分类。其中山水分上中下三卷,寺观、人物都分上下两卷,共计十四卷。版权页上写着“如有翻刻千里必究谨此预白”,这也是古籍常用的套话,好比电视剧片尾打上“本故事纯属虚构”。实际上古籍的翻刻蔚为大观,就说日本也不知翻刻了多少“唐本”,远过千里,更难“必

究”。我发现的这一部虽是民国十五年夏的再版,但于四册之外还另有一册开本、纸张一模一样的《西湖新志补遗》。

前四册封面题字者王慧,是绍兴籍的书法家,工篆刻,取法吴昌硕,近乎乱真。扉页题字者杨逸,更是与吴昌硕比肩的海上派名家。补遗封面题字者是常熟书法家萧退闇,落款时间癸亥初夏,说明是1923年补的遗。

而这部引用率很高的志书作者胡祥翰,却是鲜为人知,也少有资料。他字寄凡,擅诗文、善篆刻,室名岁寒堂,有诗集《岁寒堂吟稿》,另有方志作品《金陵胜迹》与《上海小志》,也都流传极广。胡祥翰有个远房侄子就是胡适,不过但凡民国徽州出来的胡姓总是沾亲带故。

第一篇序言作者景崧,河南商城人,之前是上海县的知事,作序时已经任杭县知事两年多,难怪要引老市长苏东坡的文章。

第二篇序言作者孙宝琦来头很大,是晚清民国的重臣,北洋政府第四任代理国务总理兼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估计是杭州人的缘故应邀作序。

第三篇序言作者姚文枬是上海的教育家,致力于新学的开创与建设,曾随使赴日、俄、德等国,还参与勘定云南与缅甸边界的工作,晚年任上海市议会会长,续修过《上海志》。看来这位上海来的胡祥翰写《西湖新志》是得到老县长景崧调任杭州后的大力支持,以及沪杭两地名流的捧场。只是国务总理的序竟排在县长之后,也是民国的一种奇观。

胡祥翰在自序中说自己有“山水癖”,沪杭之间交通便利,所以他常常一人或结伴游走于西湖山水之间,意思是说他这部志主要是靠自己实地考察走出来的。但实际上,天下文章一大抄,关于西湖山水的文章是抄了又抄,而关于西湖的游记、志略,从古至今更是大抄而特抄。这部《西湖新志》我看实则就是民国时期汇总之前宋元明清数代关于西湖文献的一个摘选。物产之中谈到龙井茶时就选出《湖堦杂记》中的一句,我认为是历代点评龙井滋味最精彩的:“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可见其摘选还是颇具眼光的。

摘选之外当然也注入了作者的考查与体会,另补上许多民国时产生的新事物,比如对秋瑾墓、徐锡麟墓、南京阵亡将士墓等的记载。风俗方面有趣的新内容更多,比如西湖的旅馆业从无到有,茶肆名称的沿革。关于西湖私家游船的记录中有一条,一位姓杭的杭州人在西湖上为自己打造了一条游船,取“一苇杭之”之意,将船命名为“杭杭杭”。不知王旭烽老师《南方有嘉木》中的杭天醉制“不负此舟”,是否原型于此?

## 女儿眼中的母亲杨苡

□赵衢 诗人、散文家、速写素描画家

我的家人都爱寄包裹,开始是爸爸妈妈寄给我们姐弟仨,后来是两代人互相寄,近年邮局的包裹变成了快递,我们都成了顺丰快递的忠实顾客。异地的计费比本市高得多,妈并不在乎,依然不改老习惯。

在包裹寄出、寄中、寄到的那几天里,妈妈总是处在异常兴奋的状态。“喂,小妹,收到我递给你的包裹了吗?怎么还没到?前天就寄了的呀,里面有你喜欢的好东西,你看了就知道了。”又过了一天,电话又一次打来:“这回收到了吧!打开了吗?怎么样你妈有本事吧!小陈装的,我指挥,东西太多了,好难装呀,她真有本事。”我至今还留着她寄包裹的信件,她更喜欢随包裹附上字条夹在其中,我都不舍得丢掉。

这些字条,说它是信又不像,因为满纸列的均是寄来的物件清单,常常多达一二十样,用带圈的数字标上次序:“带去眼镜,照相机,两本书,手套和一点吃的,手套是大姐特给你买的,希望你自己戴。她说你容易丢手套,自己戴吧,丢了再换一双。”“茶叶希望自己喝,没什么特别好的,反正是绿茶。叫小傅每天也喝绿茶,这对身体好。”“送你一个小礼物(是小娟送我的),饿了或馋了,就在Tmas Eve点燃它,望梅止渴吧!”“特地在华联给你买了黑长裤,很便宜,你遛狗穿。”还有那么多蜂蜜、花生酱、带画的小挂历,最惊人的是,她竟装进一大铁盒味多美点心,多沉呢!难怪会超重很多。

我最能懂得,这些日用品和小玩意儿,件件妈妈都花了心思,一件件上面都有她手上温暖的体温,除了用文字交代包裹之外,妈还要用电话再详细说一遍。不但她自己讲,还要听我收到那些物件后的感想。她喜欢听我的反应,享受我收到这包裹后的细致感想,我当然还要向她表达怎样感动,怎样合用等。假如我按她的意思做到了,她在电话那边就很开心很满足。有一回我因实在太忙,收到包裹后就搁一边了,或是翻看马大哈,自然就on't可能回答清楚了。这种情况立刻被她发现,她非常失望,大为不满,数落我这人就是一贯丢三落四,马大哈。吓得我赶紧赔不是。

有一年入冬前,妈惦记我冷,率领成为家庭助理的小陈,到不算远的超市给我买冬衣,全然不顾我一再告诉她,我衣服不仅足够用了,而且太多了,根本穿不完。文革后期过来的人,知道几个那个年月特定的词:“处理品”“出口转内销”。妈的消费观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她喜欢说不贵,标准从20元,顶多增加到100元以下,只要不到100元她就喊便宜。那次大采购,妈收获了一大堆她认为的价廉物美的衣物,为远在北京的小女儿添置了两套棉毛衫裤、棉袄和棉背心,全是几十元不等,她得意极了。

递到北京家中,我着实被这包裹如此之大吓了一跳,差不多半人高,内三层外三层,裹得结结实实。小陈用大针脚缝的开口,拆开它费了劲。

老太太如此送温暖,让我内心滚烫。我这个妈就是这样的妈,总喜欢让她的孩子舒舒服服,平平安安,这是她最大的心愿。从她年轻、我们很小的时候开始,她什么都喜欢替孩子做,喜欢过问:如今她老了,我们也六、七十岁,她还这样操心,拦都拦不住。

老了难免会有差错,张冠李戴就免不了。在她的统筹调拨下,有次,她把原本是要送给儿媳的围巾给了我,还有次她想为我弟弟找条毛毯午睡用,翻半天没有,事后才想起早就让我带回北京了。好玩的事在我们家不时发生,鸡零狗碎乐此不疲,也许爱就在其中。

孩子在大人的包办中不会自立强壮,孩子太暖和了,经不起风吹雨打,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哎!当妈的总是这样!

(编后:这是1月27日逝世的著名翻译家杨苡的小女儿写的怀念母亲的文章。)